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七

奏議

乞降度牒修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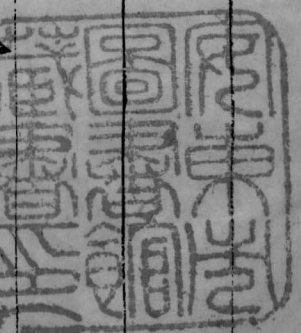
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

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自餘諸殿

及廊廡門宇墻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

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修完皆准省符止

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克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災歉



施利微薄只了得遞年逐旋些小修補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卽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欲乞依令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勘上件銀器元係朝廷給賜以備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況所費錢數不多欲望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副修造

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陋埋當完葺蓋所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稱朝廷尊事嶽廟之意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人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



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  
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復  
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  
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  
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  
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  
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  
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  
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



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齋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一  
三  
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  
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  
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  
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  
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息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  
遞入文字辭免准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克鹵簿  
仗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  
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

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官知越州一次取進  
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  
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  
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  
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  
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  
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  
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一  
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卽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

之帥則非臣所能辦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  
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  
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  
亦朝廷名器不爲虛授取進止

辭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  
迂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已  
難久處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  
仰望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  
敢祇受取進止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一  
五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軾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  
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  
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  
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  
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悸傷血  
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素來不善  
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  
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  
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



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  
抱一浮木恃此爲命而木將沉臣之衰危亦云極  
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  
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  
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  
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  
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  
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  
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  
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一  
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  
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於  
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  
心比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爲羈鬼則猶  
有間矣恭惟聖主之德下及昆蚩以臣曾經親近  
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爲舟行之計敢望  
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乞越州劄子

臣自去歲蒙恩召還卽時奏乞越州蓋爲臣從仕  
以來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於爲政又以老

病日加切於歸休舊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爲歸計越雖僻陋在臣安便及近者蒙恩知定州雖寵眷隆異而自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辭免是有揀擇所以施強拜命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警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薦趙令時狀

任兵部尚書日

右臣昨知潁州曾薦簽書本州節度判官廳公事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一  
趙令時乞置之館閣至今未蒙施行其人近已替  
罷旦夕赴闕朝見計其所養必不肯同衆人奔走  
干謁恐政府大臣無緣得知其所學今繕寫趙集  
平日與臣詩文三軸進呈伏望聖慈清宴之暇一  
賜觀覽必有可取然後付之三省近臣考其人才  
亦足以副神考教養宗子之意謹具聞奏

論浙西閉糴狀

本路今歲不熟初水後旱早晚俱傷高下並損已  
具事由聞奏去訖勘會本路唯蘇湖常秀等州出  
米注漕常飽數路漕輸京師自杭睦以東衢婺等

州謂之上鄉所產微薄不了本庄所食里諺云上  
鄉熟不抵下鄉一鍋粥蓋全仰蘇秀等州商旅販  
運以足官私之用今來雖一例災傷而蘇秀等州  
所產終是滂沛訪聞逐州例皆閉糴嚴立賞罰不  
許米斛出境是致杭州常平省倉糴買不行民亦  
闕食見今粳米已至八九十足錢尋具牒蘇秀等  
州不得閉糴訪問逐州雖承受本司指揮依舊閉  
糴尋差識字公人陳宥往秀州抄錄到所出榜示  
二本其大略云如有諸色人擡價買米販往別州  
許人告捉立定賞多者至五十貫兼取問得杭州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一  
米行人狀稱因逐州見今立賞告捉私販全無米  
船到州認是逐州官吏堅意閉糴本司無緣止絕  
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公私窘乏盜賊之類何所  
不有以此合係本司知管除已牒轉運提刑同外  
須至聞奏者

右本司訪聞得浙中父老皆言熙寧七八年兩浙  
災傷人死大半當時雖係天時不熟亦是本路監  
司郡守如張靚沈起之流處置乖方助成災變既  
無方略賑濟惟務所在閉糴蘇秀等州米斛既不  
到杭杭州又禁米不得過浙東是致人心驚危有



停塌之家亦皆深藏固惜不肯出糶民有衣被罷  
紉戴佩珠金而米不可得斃於道路不可勝數流  
殍之變古今罕聞伏望仁聖痛加哀憐曲賜過慮  
體念今來浙中雖未是大段凶年只恐官吏有失  
措置漸成災患所憂不小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  
農夫闕食春夏之交無力種則明年災傷公私並  
竭不知何以待之伏望聖慈深以熙寧之事爲鑑  
嚴賜指揮本路監司多方擘畫安之於未動救之  
於未危仍乞指揮速行止絕逐州閉糶所貴杭睦  
衢婺等州不至全然乏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